雙湖先生文集

雙湖胡先生文集後序

嘗聞士能享大名顯當世者必彰其美又有能垂休光照後世者須盛其傳一二語古嘗論之詳矣在今何獨不然耶吾曾考之新安爲南畿名郡實文獻舊邦

縣首歙休我婺次之此以財賦論故有差等自宋以來婺得紫陽朱夫子出闡明聖學時與二程周張四先生齊名爲世儒宗功亦非小迨朱夫子沒誑作未完雖付托有人而能擔當直任

者亦鮮吾發考川胡氏曰明經
先生出大唐苗裔本昭宗嫡儲
帝遭朱溫遷駕恐難存後將先
生付侍御胡三公匿歸遂從胡
姓尋以明經登第義不仕講道
淑人其後奕葉發祥八世文人

遞興九世名儒輩出歷有七賢俱稱碩學著書立言爲時推重七賢之中梅巖雙湖雲峯三先生發明頗多更以易學並顯獨雙湖仰遵𤪌翁遺緒私淑無由聞其在閩肄業西傳必廣遂遠

涉諮詢得熊退齋去非諸公在
武夷山中相與論議致得眞傳
時因晦翁詿作未完曾付門人
蔡楊黃三人爲之輔翼雙湖得
領其意遂擔當採輯著有易詩
附錄纂疏春秋禮儀亦頗集緒

又著十七史纂人倫事鑒歷代編年諸書行世迨先生沒孫子得與榜巖雲峰二裔俱有衣巾生員奉祀配享明經然此雖屬院司府縣之優崇芳躅由來已非一日事實舊額前人物故後

必再詳方能允襲至今

皇明萬曆壬子歲予內氏淑兄

仲子　錦鰲　與其族之正派英俊

以三先生先賢名目具呈學臺

援例懇求奉祀蒙嚴查覈至乙

卯歲准給衣巾二名內姪　錦鰲

亦與其列于騶北邸向未獲聞
近因奉
旨在閩宣 諭事竣歸省便寓
外家 鰲 以歷世家刻弁梅巖雲
峯二文集示予予語之曰雙湖
文集何在 鰲 應之曰文集原有

奈板爲回祿所廢再刻未遑其
舊集惟族姪 士賢 留意珍藏不
輕假借予索而觀之見其諸作
委係名儒史纂叉詳非常可及
諭令重刻以廣其傳非惟可彰
雙湖先生之藴奥而實有益於

後人之見聞也二生欣從求序
弁首即付梓行予嘉其慷慨援
筆紀之夫雙湖先生征閩訪學
毅然以聯翁之纂集自任觀態
退齋與陳定宇之序視而知先
生之擔當者不小觀先生之証

述而知其所抱負者實深是先生之名顯當世學垂休光美而有彰盛而能傳胡氏後先文運可濟美矣焉得不為文獻之望族乎今奉祀獲與璥翁之後竝列是新安之文獻在發而發之

文獻又在朱胡二族矣豈虛語

哉第前序係都憲汪東峯公所

作闡揚甚詳毋容贅語矧予末

學何能贊辭特紀其顚末以塞

責中間詞擾情遺弗暇計也因

掇俚語借弁簡端

皇明萬曆乙卯歲五月丙子
賜進士第禮科給事中婣生余
懋孳拜序

胡雙湖先生遺像



雙湖先生贊

熊禾勿軒

先生之生出自儒林先生之學獨貫天人易揆藴奧知幾其神五經著述出類超羣可媲先哲可啓後昆兼名樂道實遠塵紛明經事業悉萃一身史纂綱斷鑑古通今其視綱目可稱步塵開來繼往紫陽同勳是文是子孰可比隣千載而下道學推尊先生也者其亦天固縱之將聖也耶予嘗諗人曰有功夫子莫若晦翁有功晦翁莫若先生諸友成云江東正學二公淵藪吾嘗企仰泰山北斗晦翁指壁先生獨剖道

來賜數贊爲師友分袂河梁再能會否約以來秋戀
懸不朽至期古燈眞臨倣彿于日望之卅年邈肖

雙湖先生行實

先生名一桂字廷芳號雙湖乃玉齋先生方平公子明經公十三世孫也公幼穎悟通五經尤精易學著有啟蒙通釋公契其旨遂得真傳宋景定甲子年十八以易學領鄉薦試禮部不第退而講學同邑趙汸朱升及遠近皆師之嘗入閩博訪諸名公以求文公緒論建安熊去非讀書武夷山中與之上下論議歸卽裒集諸家之說以疏朱子之言爲易本義附錄纂疏本義啟蒙翼傳去非曰更得詩書春秋周禮儀禮

一如易纂豈非文公之後一盛事乎明經後學大有光矣又爲詩傳附録纂疏十七史纂人倫事鑑歴代編年諸書行世居前有二小湖自號雙湖居士後學者稱爲雙湖先生云

按先生先世自四世祖遷居梅田至八世鉉兄銓弟九世鼎鉉子溢公之高祖四登甲第父玉齋公建玩易齋著周易啓蒙通釋齋前有桂一株茂益甚玉齋公得先生于其所遂以一桂命名因字廷芳玩易齋在太白河口乃今之下峴王家住址是也齋

遺兵焚桂久朽廢殆三百餘年遠矣桂朮仍存王
不輕毀近萬曆三十五年歲在丁未桂朮根旁復
發一茂枝王氏駭曰此亦異事未審何兆不數年
族中諸英俊以梅巖雙湖雲峯三先生先賢名目
具呈　學院熊臺援例懇求奉祀隨經行查府縣
并儒學結報至後　院徐臺復覈許允萬曆乙卯
歲准給奉祀二名實其驗也今桂朮不啻拱把余
亦得于目擊亦奇矣哉文運之興有由然矣查先
生生於大宋淳祐丁未桂今發於大明萬曆丁未

生發相符循環運轉族之後孫當必有應運而起者姑紀此以俟後之考驗耳

旹

崇禎甲戌年孟冬望日明經二十五世孫士賢謹識

書雙湖先生文集後跋

人之有德者必有言然有無意以爲言而言自月著者有不得已有意以爲言而言亦歷久不磨者粤稽六經及四子之書此無意爲言而言自著者也洎乎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兩晉魏唐榛莽於前後五代之際而帝王之治不復聖賢之道不明至宋

太祖太宗右文重道講求治術繇是諸子
輩出昌明理學而帝王聖賢之治統道統
遂如日月之中天其閒濂洛關閩數大儒
若紫陽朱夫子綜諸子之成而經史百家
皆有注疏學者至今宗之尚已其他周邵
張程人各爲書自成一說鈞可裨補後學
維時我婺名儒紛紛鵲起而莫盛於考川

胡氏胡氏自明經公後推理學壇坫者指不勝僂而理學史學兼擅其長者則莫如雙湖先生先生著作雖多散軼存者不過什之一二然觀其論史則王霸純雜纖毫之必析譚理則源流同異絲縷之必詳要皆患聖賢治道之不復明而自已求之弁欲天下後世共求之故大聲籲晝以振斯

人之聾瞶乃不得已而爲之非得已而強爲徒炫世觀聽而博取名高者也降迄元明聖道又塞然元人不講理而理存明人妄言理而理晦加姚江一派𤸃學亂眞何可悉道幸今

天子敦尚正學恪遵紫陽天下之士凡於儒先之有功紫陽者靡不崇祀其人而博討

其書故海陽陽施璜洪玉爰以先生輩配享紫陽書院且訪求其遺文其諸賢裔因蒐先生藏本校訂而重梓之可謂克彰先訓者矣余因之更有進焉前之人由有德以有言故其言萬古不磨爲有志者所尋究後之人若讀其言而增修厥德則文與行何必不追踪昔賢而更爲後人所欽仰也族

孫勉乎哉

旹

康熙歲在癸未夏季之朔桃溪後學潘繼高

拜手敬書

雙湖胡先生文集序

士品有三而道德為之冠非是不足俎豆其人冠裳甚夥而流傳其著作以壽諸天壤此自古以來人士莫之敢計而卓卓者曾幾何哉星源爲紫陽發祥之區遥與鄒魯相峙名流碩彥代不乏人而心紹紫陽無忝厥緒者則斷推胡氏雲峰雙湖兩先生以上紫

陽逸百有餘年倒以予與氏五百歲而聖人出之說則兩先生實見知之傳也余承乏茲土追維先哲遺書之暇見有關於名教者廉不能風勵而振起之邊邑有三賢祠日以就圮余心閔焉爰新其垣宇無非仰光昭曩哲而使生茲土者知所則傚焉耳乃此志方殷而舉髮未興竟掛冠以去念及

此心固怦怦而罔畏也今胡子廷佐天望皆房雲峰傳湖西先生之裔以雲峰先生之集如故而雙湖先生文集則經燹後未付剞劂恐其文之遂逸也紹廣諸梓以壽其文而問序於余余瞿然而興曰是余之志也夫是余之志也夫夫表揚先哲此為其事之最著者也況

今天子崇儒重道凡院賢嗣次第加錄如
朱之獲崇于閩如仲氏之得並于顏曾
皆據前朝所未及他若小學性理諸書並
懸取士甚尊尚先哲之意蔑以加矣且星
源為紫陽故里而胡氏為賢又皆闡揚
絕學明孔孟之大道為紫陽之功臣顧
乃使其久湮沒不傳哉余與胡子詢有不得

而擇其責者集中卷若有十其詩記序論之類則列於前後皆評論三皇以來以及有宋人物得失以至詭於春秋經目之大指然則是集也指為先生一人之集也可即指為三皇以來以及有宋人物之集也亦無不可惜余贍卑期迫不得遊先生之書而與此邦之人士一一講明而雒誦之也是則余志

之未逮也因爲譯其畧以授坰子而使廣
其傳焉
康熙壬午歲長至後三日襄平張綬題
於聽清軒

雙湖胡先生文集序

魯叔孫穆子之稱不朽也曰立德曰立功曰立言夫言曷為與功德並哉不知言也者載道之輿也率是言而體道於躬則為德循是言而行道於世則為功其並稱不朽也固宜粤羲畫闢天而後舉夫殫精竭慮自成一家言者指弗可勝屈而羽翼斯

道則無如六經四子之書故雖歷秦燔之焰購而出之者有令辟纂而述之者多名儒歐陽氏所云與天地無終極而存者不其然歟然則立言而無資于名教也則其言不傳々矣為之後者或弁髦而糟粕之也則其傳不久々矣非運際昌明之會鮮鼓舞而倡興之也則不能必其久而不敝

敝而更新言詠安盡不枯哉迺余于胡氏
之梓雙湖集而重有感已余占籍山左距
聖人之居非遙也第以詭遇逢年習為章
句比偶之學其於聖道奚當焉逮筮仕新
安之初竊自幸密迩考亭私淑餘澤庶幾
仕優而學云爾已而兼攝星江則又自幸
曰茲固文公闕里也嗣公而成未竟之緒

若肩相比踵相接也假盡讀遺編以窺先
儒之與升堂入室其許我乎下車日瞻禮
徽國畢遂謁鄉賢祠有梅巖雲峰雙湖胡
先生同萃于一門者也嘻甚矣盛時諸賢
裔旅進而請曰先人稱紫陽功臣莫不立
言以詔來者頤梅巖雲峰手澤歸然獨雙
湖集厄于火小子輩因其舊而新是謀顧

弁諸簡端不朽盛業寔嘉賴之余曰鄙言寧足為先生重耶先生岐嶷天授絕意仕進殺然以守先待後為己任重繭訪究得真傳于八閩精誠所感真可質兩間而告萬世則茲集之屢毀而屢新者殆天陰護之為後學津梁且彰哲嗣之能世守勿替也哉

皇上尊聖崇儒遠過前古經有講義之頒文有淵鑒之選小學重于童試性理校諸棘圖其為斯道計者意未嘗須臾釋也是書告成余知與蕅巖雲峯集偕秘石渠珍嫓圖訓豈非理學昌明之會歟雖然所貴立言者為其載道也即所貴佩服嘉言者必于道有所會通也今先生之集具在苟玩

易詩纂疏諸書而消悔吝理性情則体道
于躬而德以之崇觀史鑑編年諸書而識
勸懲别治亂則行道于世而功以之懋古
云三不朽皆于茲集焉券之是則余之願
爲先生執鞭者亟僅以其文而厚期于先
生哲嗣者亦亟僅以重梓是文也維諸賢
裔尚勉旃乱

旨

康熙歲次癸未仲春渤海魏郊題

雙湖胡先生文集前序

粤稽上古自二帝三王以來文運雖該理學尚鬱迨夫孔聖人出著六經所道統廣開來學爲萬世宗師後厄於秦季幾泯滅斯道未墜也比至漢唐後之學者猶能倡於經義理季廢亦有傳迨至宋末河南有二程夫子生我婺有紫陽朱夫子生時俱闡道學力深遂

又得周張二先生羣賜發經聖道又大彰矣
追朱夫子沒語述未完紹緒之鮮我婺考川
明經胡氏代時有名儒七人學業寔崇著作之
廣蓋以賢稱名垂不朽內有名一桂字庭芳
號雙湖者幼慕紫陽登科不仕入閩訪究遂
得真傳凡晦翁語集未完者先生概於自任
爲之採輯著述多完史孝精通纂敘更切先

生逝世遺有叢稿取每後裔子孫難得裝梓以廣其傳余于胡氏先以祖妣姻娌固有私家之好復從朴師習業又有弟子之情頃為通家侄朱弗績又與純齋翁有八拜交兄弟義及今宦旋詣叙潤舊其嘗事諸後舉来竭請求余一言以序其首俾為異日觀瞻胡族之芳馨予固熟識諸賢之孝業鄙志素聞誼

不究數輕率允誠詳觀諸文之寫遹麗奇而可比于程周細閱史纂之精約褒貶又過于班馬竊自紫陽之後先生奇有淵源觀閱人者曰有功夫子莫若朱子有功朱子莫若雙湖皆哉斯文寔為明鑑屢固衰而彰之一以見胡族之多賢一以啓明經之後學閑事而已序云乎哉恭在通家敢以献笑

旨

皇明正德庚午歲八月望

賜進士出身任江西巡按致仕後學陂上汪

宣錫序

重刻儒祖雙湖公文集序

賢人之生也不偶其出也有為要必著作顯耀於當時芳名表揚於奕禩令人千百世後犹嘖嘖稱道不朽者真賢人也斯旨也予吾

十三世祖諱一桂號雙湖公得之公學淵源道顯大宋一時名賢疊出無

有出於公之右者予嘗覽歷朝名宦表揚公之文墨知公賦性恬淡寄懷高曠隱居不仕潛修經史入閩親接朱文公門人勉齋黄先生之傳嗣是講明正學闡繹經史著作周易翼傳十七史纂等書公之有功於聖學豈淺鮮哉是則公之著作宜常存爲左

右之箴可也獨惜文集無存易傳書板十缺有二翼傳缺者賴仁村楚璧翁重而補之而文集竟無存焉後幸猶有珍藏草稿出而示之于是叔祖言揚德全叔公木起而慨然曰是予之責也夫是予之責也夫爲之倡首數歛剞資樂成文集以埀永世使公

之文學公之芳名常同與日月並行不息云耳

康熙癸未五月戊午

裔孫廷佐百拜謹序

重刻雙湖公文集引

余族系出於唐盛於宋其間科甲聯登代不乏人而闡明理學者首推雲峯公以理學兼史學則莫若雙湖公按公遷居婺之梅田後訪求朱夫子緒論數入閩嘗與熊勿軒先生讀書武彝山中其平生著作率遺於此間有授梓於家者又累燬於火毀

於兵不特其版無存并其書亦多泯沒噫
後之人其欲誦公之文又孰從而傳之歲
在壬午海陽施璜洪玉先生乃奉梅巖玉齋
雙湖雲峯諸先儒配享紫陽書院且來徵
其遺書因至仁卹將啓蒙翼傳諸書殺青
郵達且詢公文集而族叔祖維粤有珍藏
十卷謂其先人所欲付梓而未逮者余受

而讀之見其中殘缺譌錯不可勝數乃博求諸名卿故家并族叔祖應棟曁吾祖振先公舊編稍得一二至史纂則折衷於綱鑑論斷缺者補之譌者正之其不知者仍之欲俟後來賢達精詳考校乃舉吾族中之父老子弟無不欣欣然以表章爲至急因不揣固陋裒集成書付諸剞劂工將告

竣又囑予輩請序於大人先生余故述其

大較而以數言為之引

旹

康熙癸未歲秋七月七夕前一日裔孫天望

拜手書於明經書舍

雙湖先生文集目錄

卷一

序

卷二

論

記

共二

詞

卷五 附錄

詩

文

序

卷六

雙湖先生文集卷之一

序

周易本義啓蒙通釋序

易之爲書剏于羲文成于周孔迭經四聖理義精微但有天地矣可無易乎不可也有易矣可無本義啓蒙乎不可也金聲玉振集大成衆言淆亂折諸聖子朱子真聖人之嫡歟蓋自漢儒始變亂古易至有流爲術數之歸而卒大亂於王弼且雜以虛無之論吾易遂晦蝕于天下寥又千載孰覺我人大易有圖易

通有書發往古不傳之秘開萬世理學之源斯道始有繫屬迨夫易傳寫胸中之成書皇極具經世之大法正蒙闡象數之條目是雖古經變亂未就釐正而術數虛無之學為之一洗吾易粲然復明未幾陋儒妄作異端蜂起易置圖書劉牧指斥邵子林栗肆僞著述麻衣易之類易道又幾晦蝕子朱子勃興撰前聖之精微破俗學之謬妄本義啟蒙有作而後吾易始大明於世愚嘗謂孔聖以來子朱子有功于易斷斷乎其不可及已今觀本義之為書也圖書定位而天地自然

之易明先後天卦分而羲文之易辯二篇十翼不相混雜易經始爲復古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兩言以蔽之曰象占觀玩不涉虛文至於扶陽抑陰進君子退小人發於坤初六之爻者不過數語而天之經地之義人之紀易之要領直包括無遺恨此本義不可少於天下也啓蒙之爲書也本圖書則揭天生神物章而易之本原正原卦畫則表易有太極章而易之位列明明蓍策則發明大衍章而掛扐之法定考變占則博取左氏傳以明斷例而吉凶趨避之見將

合四篇大旨一皆寓尊陽之微意而小人盜賊不得竊取而用此啓蒙不可少於天下也語錄成書如太玄關易麻衣劉牧與夫林栗袁樞之徒所以害世誣民者莫不斥其謬黜其僞折其恃摧陷廓淸羽翼數聖人之易於天下此愚所謂自孔聖以來予朱子有功于易斷斷乎不可及者豈誣也哉或曰是則然矣易者陰陽剛柔仁義性命道德之書今斷然蔽之以卜筮得毋局于一偏而不免漢儒術數之弊乎且繫辭明言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今本義惟以象占分之

而不及辭變得毋四者之目遺其二乎吁是皆未之思也易固陰陽剛柔仁義性命道德之書而卜筮者正將使人盡仁義之道參陰陽剛柔以順性命以和道德耳豈徒托之空言而不見諸實用乎又況卜筮之實至理無乎不在正得聖人作易本意朱子已嘗言之奈何以此疑吾易乎至於聖人之道雖有四實不離乎二有象而後有辭有占而後有變不得乎象則玩辭為空言不由乎占則觀變於何所故有象辭有占辭而後有卦變爻辭舉象占則辭變在其中若

惟舉占則象辭變在其中此四者之序由輕歸重辭
變統于象占象又統于占所以本義舉象占而統論
易書一以貫之曰謂之有遺可乎哉或又曰易之所
重在占固也人之于易必占而後可用不占則易竟
無用矣乎曰不然也朱子嘗曰凡讀一卦一爻便如
占筮所得虛心以求辭義之所歸以為吉凶可否之
決然後考其象之所以然求其理之所以然推之於
事使上自王公下至民庶所以修身治國皆有所用
初未嘗不示人以學易而用之之方也必曰占乎而

後用之朱子之志荒矣豈可乎哉因而序之以彰其義耳

史纂通要序

宇宙治亂興亡不知幾變矣獨二帝三王之治亘千古爲儷者何哉蓋嘗讀典謨之書堯舜禹授受不過人心道心精一執中數語而後知古今治亂興亡之決在人主心學中矣道心義理之心也易微而難著人心人欲之心也易危而難安精則理欲之界限明一則天理之宰制定見于動靜云爲危者安微者著

無過不及之差此堯舜禹之興所以上承伏羲炎黃之統下開成湯文武之緒也一或反是桀紂幽厲所以亡矣秦尚詐力無庸復論漢唐道雜董公遺說魏徵勸行僅仁義之緒餘尚三四百年天下三國鼎峙典午瓜分孤隋五季短祚得理義分數多者固鮮有一貪利嗜欲之心敗德害政毒流生民未或不亡此人心道心消長之幾稟乎治亂興亡之决至可畏也余授業童習欲及史學遷固以來其書汗漫遂爲纂要一編始自三皇迄于五季紀事則題其要註事則

該其詳關涉民彝世教必反復論辯一本溫公通鑑一遵文公綱目及先儒史論斷之間亦竊附己意與二三同志之論以便初學庶發其大義正其歸趣駸駸乎以及于全書異日得時行志亦可備格心萬一使爲人上者法與鑒亡謹嚴心學躋世唐虞豈特爲國家洪無疆之休百萬億蒼生亦有無窮之福

周易翼傳序

朱子於易有本義有啓蒙其書則古經其訓解則主卜筮所以發明四聖人作經之初旨至於專論卦畫

蓍策則本圖書以首之考變占以終之所以開啓蒙昧而爲讀本義之階梯大抵皆易經之傳也先君子懼乎不敏既爲啓蒙通釋以誨之愚不諒淺陋復爲本義附錄纂疏以承先志今重加增纂之餘又成翼傳四篇者誠以去朱子幾百餘年而承學浸失其真如圖書已釐正矣復仍劉牧之謬者有之本義已復古矣復循王弼之亂者有之卜筮之數炳如册矣復祖尚玄旨者又有之若是者豈容於得已也哉故曰月圖書之象數明天地自然之易彰矣卦爻十翼之

經傳分羲文周孔之易辯矣夏商周之易雖殊而所主同於卜筮古易之變復雖難䆒而今終不可逾於古傳授傳註雖紛紜不一而專主義理曷若卜筮上推理氣之爲實夫然後舉要以發其義而辭變象占尤所當講明筮以稽其法而左傳諸書皆所當備辯疑以審其是而河圖洛書當務爲急凡此者固將以羽翼朱子之易由朱子之易以參透夫羲文周孔之易也若夫易緯焦京玄虛以至經世皇極內篇等作自邵子專用先天卦外餘皆易之支流餘裔苟知其槪

則其列諸外篇固宜而朱子之易卓然不可及者又可見矣抑又有說朱子嘗曰易只是卜筮之書本非以設教然今凡讀一卦一爻便如筮所得觀象玩辭觀變玩占而又求其理之所以然者施之身心家國天下皆有所用方爲善讀是故于乾坤當識君臣父子之分于咸恒當識夫婦之別于震坎艮巽離兌當識長幼之序于麗澤兌當識朋友之講習以至謹言語節飲食當有得於頤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當有得於損益不諂不瀆以謹上下之交安其身而後動易

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以爲全身之道當有得於大傳卽此而推隨讀而受用焉是則君平依忠依孝之微意也雖曰端策而筮其根柢所在亦何以尚此請申之

題陳元仲詩集序

朱文公稱陳伯玉感遇詩如丹砂空青金膏水碧寶物難得之奇寶而近乏之世用故因感遇有感與其高極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實不離乎日用常行之間其大包乎天地陰陽萬事萬物之富而要不出乎君臣

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外其音節爽朗冲淡蕭散雖不異乎感遇之作而其所以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則獨有以得乎三百篇之遺意詩云乎哉元仲陳兄年少氣銳與吾難弟[illegible]相與講益切磋妙於吟事然覩其貌癯而神清人今而心古其所爲詩如烱然清氷出萬壑置在迎風寒露之玉壺憶何其清之甚也毋亦自有家法之相傳淵源深遠也耶雖然其將之於物外難得之奇寶而已乎抑亦貴乎有補於民彝世敎如桑麻菽粟不可一日少於天下也尤廣[illegible]

亭夫子之意而文之以宗家老儒之辭世固自有楊
州鶴哉願勉旃毋多談